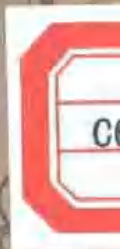
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編



28201

211

1629121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NOBEL PRIZED LITERATURE

根據瑞典學院編纂、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
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

陳映真主編

Wt: 132/1:001


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1

訂婚記 阿格農著 王麗華譯
伊鐸和伊南古語 阿格農著 宋碧雲譯
沙克絲詩選 沙克絲著 陳黎·張芬齡譯
伊萊 沙克絲著 陳黎·張芬齡譯

主 編 陳映真
發行人 沈登恩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
郵證：102221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電話：(02)394-1960
門市部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6-1號
電話：(02)704-7469
新加坡 南洋商報
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
印刷者 其來印刷有限公司
台北市蘆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
初 版 中華民國72年3月10日
再 版 中華民國72年3月20日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

-
- 主 編**／陳映真 **策 劃**／沈登恩
- 顧問**／白先勇・王禎和・姚一羣・何 欣・葉石濤
尉天驄・胡菊人・高信疆・胡金銓・痾 弦
- 譯 者**／湯新楣・喬志高・周英雄・吳潛誠・鄭樹森
劉啓分・杜國清・葉維廉・佺國平・黃瓊華
翁廷樞・王潤華・劉以鬯・方 瑜・李永熾
孟祥森・黃文範・宋碧雲・高大鵬・邱豐松
李魁賢・黎登鑫・王兆徽・傅一石・初鳳桐
陳紹鵬・楊月蓀・許文堂・莫 渝・張伯權
陳 黎・陳曉林・王鴻仁・宋樹琄・邱剛健
張 錯・吳煦斌・楊 澤・梁錫華・楊 渡
黃燕德・徐道昉・吳安蘭・鄭清文・顏正儀
鍾 喬・詹麗茹・陳惠華・高淑斌・劉大任
- 助理編輯**／張恒豪・楊順明・林秋蘭・吳福成・余淑玲
- 作者畫像**／吳耀忠・梁正居・邱美月
- 美術顧問**／黃永松・黃金鐘・水禾田・莊 靈
-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41



撒母爾·約瑟夫·阿格農

Shmuel Yosef Agnon

1966

獲獎

奈莉·沙克絲

Nelly Sachs

1966

獲獎







諾貝爾頒獎典禮的翌日，在斯德哥爾摩王宮的阿格麗伉儷。



與同年獲獎的艾諾莉·格羅姆絲。



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中受獎的阿克絲。

一九六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撒母爾·約瑟夫·阿格農(以色列)

Shmuel Yosef Agnon

得獎評語：

「他的敘述技巧深刻而獨特，並從猶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題。」

頒 獎 辭

瑞典學院常任秘書

安德斯·奧斯特林

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分別頒給兩位卓越的猶太籍作家——撒母爾·約瑟夫·阿格農，以及奈莉·沙克絲。他們兩位都代表以色列對我們這個時代所發出的訊息。阿格農的家庭在耶路撒冷，而沙克絲女士則於一九四〇年移民來到瑞典，如今已是瑞典的國民。在此將兩位得獎人相提並論，其目的是要對兩位個人成就表示肯定；同時，本獎由兩位合領，實在有其特殊的理由：就是要褒揚兩種文學創作，雖然它們所運用的文字不同，可是卻結合在一種心靈的血緣中，同時，在頌揚猶太民族之文化產業方面，它們相輔相成。他們兩位共同靈感來源，對他們而言，就是一股生命的力量。

阿格農身為現代希伯來文學首要作家的盛譽，如今已逐漸打破語言隔閡傳到此間；難能可貴的，是希伯來文與瑞典文之間的阻隔特別不易克服。現在，阿格農最重要的一些作品已有了瑞典文譯本，總集為一冊，書名是「在海之中」(Bilva Yamim)。阿格農現年七十八歲，早期以意第緒語寫作，但不久便改用希伯來文；據專家的看法，其希伯來文的修養已到絕對精鍊的境界，其散文風格嚴謹、聲調鏗鏘，表達能力異常豐富。阿格農的故鄉在東加里西亞；身為淵源流長

的望族後裔，他從小就接受學統的薰陶。他深深嚮往巴勒斯坦，離開故鄉的時候，年僅二十；如今他在當地已是德高望重的古典作家。在那裏，他可以回顧猶太人復國的漫長奮鬥過程，而所謂文化上的錫安主義也以他為最優秀的創作家鬥士。

阿格農的故鄉布恰屈鎮，一度是猶太人信仰的重鎮和訓練法師的中心所在，如今已毀於戰火。阿格農寫作生涯當中獨一無二的特質，便在於一系列以布恰屈鎮為背景的小說。他的敘述技巧是以現實和傳說交迭出現。他所寫的故事當中，以「洞房的紗帳」最具特色；書中有別出心裁而純樸的幽默，是猶太文學中的「唐吉訶德傳」。然而，他的作品可能以「過夜的客人」（一九三九年）最為重要。故事中的敘述者回到他那毀於戰火的童年故鄉——布恰屈；他幾番想要聚集一些教友到會堂參加禮拜，結果都無法償願。在這篇地方誌的框架裏，我們看到許多精心的刻劃：如造化弄人、人物肖像、世事滄桑，以及沉思冥想。禱告室的鑰匙本以為遺失，結果回到耶路撒冷之後，竟然在旅行者的背包裏找到。對阿格農而言，這把鑰匙是個象徵性的暗示：舊秩序不可能在「代耶波拉」（Diaspora，即猶太人被巴比倫人放逐之後散居於世界各地）的時代重建，除非是在錫安主義的保護之下。阿格農是位寫實主義的作家；然而他的作品當中總雜有一些神秘主義的成分，使得最灰暗最平常的情景都籠罩着金黃色如童話詩一般的神妙氛圍；常令人聯想到夏格爾（Marc Chagall）從舊約聖經裏所取的主題。阿格農是個以高度創新而領袖羣倫的作家，稟賦有非凡的幽默感和睿智，有敏銳和質樸的洞察力。總之，他是猶太民族性格盡善盡美的表現。

阿格農博士——根據獎狀上的評語，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您，是因為您的「敘述技巧深刻而獨特，並從猶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題。」如果您認為這項國際性的榮譽代表着您的作品，但未被其語言隔絕，而且還超越任何障礙，引起世人的共鳴、了解與推崇，我們將感到非常欣慰。瑞典學院透過我向您轉達最真摯的祝賀，現在請您從國王陛下的手中領取這屆的文學獎。

(蔡春杉譯)

致答辭

阿 格 賓

我猶太民族的先聖先賢曾經說過，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，凡是接受任何喜悅的事物，都得要感謝神的恩賜。每當我們進食或取飲，事前事後都要朗誦一段祝禱文以表示謝忱。每當我們聞到良草的香味或香料的芬芳，或嗅到甘果的美味，我們都要為這份喜悅讚美上帝。至於視覺上的喜悅，情形也是相同：每當我們看到七月的太陽在黃道帶上運行，或草木在春天開花，或看到任何碩壯悅目的樹木，我們總是要唸一段崇拜上帝的禱文。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與聽覺有關的喜悅。如今，透過各位敬愛的先生，使我得到了聽覺上的一項喜悅。

早先是瑞典的代理公使來告訴我，瑞典學院已決定將本年諾貝爾文學獎頒贈予我。在當時我便朗誦一段適用於聽到自己或別人的喜訊的祝禱文：「願讚美歸我主，祂是善而且行善。」所謂「善」，是因為至善的神使得這個最著名的學院決定將這項最偉大、最為世人推崇的獎項，頒贈給一位以希伯來這個神聖語言寫作的作家；所謂「行善」，是因為祂特別眷顧我，使得學院的名位院士選中我。現在，既然我已來到此地，我願意再朗誦一段適用於見到為「君王者的祝禱文：『善哉吾主上帝、天地之王，讚美歸汝：是您將您的榮耀賜給血肉之軀的君主。』」至於各位卓越

的院士先生們，我也願意爲各位引誦一段祝禱文：「讚美歸於我主，祂將祂的智慧賜給血肉之身。」

泰穆經上頭有這麼一段記載：「在耶路撒冷，有區辨能力的人必先認識行將和他共同進餐的是些什麼樣的人，否則便不與衆人一起坐下用飯。」既然各位同意讓我和你們同桌共坐，所以我願意告訴各位我是個什麼樣的人。

歷史上，由於羅馬皇帝台塔斯（Titus of Rome）帶來一場鉅變，結果耶路撒冷被夷爲平地，以色列人被放逐離開自己的土地，所以我的出生地才在他鄉異國。然而，我始終認爲自己是出生在耶路撒冷。有一次我在夢中看見自己站在所羅門王所建的廟堂裏，身邊都是我利未族的同胞；我們合唱以色列之王大衛的詩歌；那些旋律自從耶路撒冷被毀、以色列人被逐以後，便再也沒人聽過。我曾如此猜想，可能是掌管音樂的天使怕我醒過來之後會重複我夢中所唱的詩歌，便讓我在白天忘卻夜間所唱過的旋律；因爲，我的弟兄，以色列的子孫萬一聽到那些詩歌而想起他們失去的幸福，他們將無法忍受悲哀。這些天使禁止我用嘴巴唱那些詩歌，他們爲了安慰我，於是教我有寫作歌曲的能力。

我出身利未族，我的祖先和我都是聖廟裏的唱詩班班員。我父親的家庭根據傳說，是先知撒母爾的後代。所以我便取名撒母爾。

我寫第一首歌的時候年僅五歲，是爲了想念先父而寫的。當時，先父碰巧外出做生意，我因爲非常思念他而寫下了一首歌。之後，我又寫了許多歌曲，但是全都沒有留下來。我父親的房子

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摧毀；我留在那裏一整間房間的著作也全都付諸一炬。那些年輕的工匠、裁縫師和鞋匠，他們經常唱我寫的歌曲，但是全都死於戰爭當中；那些沒死於戰爭的男子，有些被敵人脅迫，自掘壕溝而被活埋其中，但大多數都被燒死於奧緒維妓的火葬場；一起被燒的，還有他們的姊妹，她們生前以她們儀容美化我們的小鎮，以她們甜美的歌聲唱我寫的歌曲。

我的歌曲和那些唱歌的人都隨着火焰昇天。而我後來寫的一些作品也遭到相同的命運；我住漢堡時，有次因生病而在醫院過夜，不料當晚我的住家竟發生火災。燒掉的書當中，有一本書名為「永生」(Eternal Life)，厚達七百多頁的小說；出版商已對外宣稱將要出版這本書的第一部分。除了這本小說之外，我離開以色列以後所寫的作品，包括與哲學家馬丁·布巴合寫的一本書，還有我個人所藏四千餘本希伯來文書籍，全部毀諸一炬。這些藏書大多是祖先遺留下來的，另外小部分是我個人省吃節用買下來的。

我剛才說過「我離開以色列以後」，但是我還沒有提到我居住在以色列的情形。這一點我現在正要向各位交代。

在我十九歲半的時候，我來到以色列想要耕耘這塊土地，並且靠自己雙手的勞動過活。但因為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另謀出路。後來我被指派擔任「錫安愛護者協會」(Hovevei Zion Society)以及「巴勒斯坦議會」(Palestine Council)兩個單位的書記工作——後者亦即當時隴嶺中的國會。此外，我還為純屬志願性質的「猶太推事法庭」擔任第一書記的職務。透過這些職務的關係，我有緣認識幾乎所有的猶太人；更由於一份同胞愛以及想了解自己弟兄的欲望，我也認識了

那些無緣透過公務認識的人。在那些年頭裏，幾乎可以肯定地說，耶路撒冷所有的男人、女人以及嬰孩，沒一個我不認識。

在我遭逢火災身無長物之後，神賜給我智慧，讓我再回到耶路撒冷。靠着耶路撒冷的慰藉，我寫下了神放在我心中和我筆上的文章。同時，我寫了一本有關「摩西五經的頒賜」的書，一本有關「敬畏日」的書，以及一本討論以色列民族自從五經頒賜以來所著的書。

我回到以色列之後，曾有兩次出國之行：第一次是與沙爾門·修肯討論出版著作的事宜；另一次我到瑞典挪威各地旅遊。這兩個國家的大詩人對祖國的熱愛深植在我心中，所以我決定去拜訪他們。各位賢明的院士，這是我第三度來此，接受各位的祝福。

我居住耶路撒冷的期間，我寫下了各種長篇以及短篇的故事。有些已經發表；但是大部分仍然以手稿保存下來⁶。

我剛才說過，幼年時候我因為想念父親而寫下一些歌曲。我父親在我學習過程的開端給我不少指點，當然還有小鎮上的法師。但是在他們之前，已有三位私家教師連接著為我上課，從我三歲半開始直到我八歲半為止。

寫詩和文學方面，到底我師承那些人呢？這是個人言言殊的問題。有些人認為我受了某些詩人或作家的影響，但是這些詩人或作家，不是我沒聽過他們的名字，就是沒讀過他們的作品。那麼，我到底受過那些人的滋養呢？固然不見得每個人都能記得供給他牛奶的母牛的名字，但是為了不使各位毫無所知，我願意澄清我到底從那些人接受那些影響。

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聖經，我從這裏學會如何拼字。然後是「密緒那」、泰穆經、「密德拉緒」，以及拉緒法師所著「摩西五經」註解。之後就是「波士金」——後期的泰穆經註釋家——的註解，以及聖詩作家和中古時代哲人的作品，當中以賽孟之子，摩西斯法師（亦即世人所知的賽孟尼底）為最重要。

當我開始學習希伯來語言以外的文字時，我把手邊所能得到的德文書全部看過；從這當中，我當然也吸收一些合於我靈魂本質的東西。因為時間有限，我不便再在此詳列書名或提到任何人名。那麼，為什麼我只提到猶太人的著作呢？那是因為這些作品為我奠下了基礎，而且，我的內心告訴我，我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真正的功勞在於這些著作。

此外，有另外一種影響，是從我生平所碰到的每一位男人、每一位女人、每一位小孩得到的，不分是否為猶太人。他們的言談以及他們所說的故事，都深印在我心中，有些還流露在我的筆端。我生平所見到的自然景觀，也是同樣的情形。例如死海——我習慣每天旭日東昇時，在我住處的屋頂瞭望它；以及亞爾隆溪（Arnon Brook）——我經常在此沐浴；夜晚，我經常和虔誠的信徒在哭牆旁邊——這些夜晚賜給我眼睛，以諦視聖神的國土，願讚美歸於祂——祂賜給我們的這道牆，以及祂為自己建立聲名的城市。

為了表示對任何生物並無輕蔑之意，我也必須提到飛禽走獸，因為從他們身上我也學習不少。雅伯在很早以前就說過（雅伯記·第三十五章·第十一節）：「誰教訓我們勝於地上的走獸，使我們有聰明勝於空中的飛鳥？」我從牠們身上所學習到的，有一部分已經寫入我的作品；但是